

文282462

182

-10



程墨商序

辛未

康熙庚午家宣成試京闈不售將有天下程墨之選  
就余問名余問選之何旨宣成曰文者題之文也今  
天下文率不顧題空疎者謬悠其詞鹵莽者支離其  
說名爲是題之文而其去題也不啻風馬牛之不相  
及余將爲是選以罵之使作者知者俱有所警庶文  
統不至終墜耳余曰惡是何言也余猶憶戊辰之夏  
有選家來索余序余時牽於館課屬姚江黃主一代  
作主一請立言之旨余笑曰選文求序不過欲使其

選行世耳今世行世之選有何出人不過能罵耳此雖有所激實則戲言也不意主一誤聽之竟以此作序又不意天下之大更有誤聽之竟以此選文者莠言自口貽禍無窮余方悔之無及而宣成尚欲蹈此覆轍乎且夫罵亦不一道矣有無心之罵雖肆意狂叫未必有當而其得謗譽也猶各居其半有有心之罵雖深文刺譏亦時有中而其取怨怒也至羣詆其薄有巧於用罵者訾毀儒先以鼓煽乎庸愚而已朽之骨決不能相報以片言有拙於學罵者抗論公卿

以遮蓋其營競而如見之肝且不僅自賈其實禍宣成爲是選而欲以罵爲事也其將何所適從耶由吾而論實未見其一可也宣成曰然則將以佞取悅耶余謂罵尚不可而况佞乎文章自有定價是非自在人心但能不存毀譽之私虛懷平氣以與天下相商人誰不敬而信之今夫醉人之詈於途狂夫之嚙於市過者羣聚而聽焉然不旋踵而又去之矣彼固未嘗以爲至論也有道之士無爭心無競氣初不求異於人而法語而人從異言而人悅惟其理之不可易

也今世行世之選是醉人之詈狂夫之囋也宣成慎  
無美乎過者之聚聽而卓然以有道之士自勉焉文  
統之不墜庶其不在彼而在此乎宣成曰然則吾爲  
是選也不與天下罵而與天下商可乎余曰善因請  
名其選曰程墨商而次第其言於簡首康熙辛未四  
月上浣

劉介菴文稿序

辛未

時文一道不在君子立言之列寧堪不朽然數百年  
來士舍此無由用世則固聚天下讀書之種而從事  
焉矣歷歲旣多本領宏濶之儒亦復出其緒餘以垂  
永遠而作旣難知尤不易當其初出或驟驚之以爲  
可怪或忽視之以爲無奇久而論定然後朝華夕秀  
盡歸隕落而松柏青青柯葉不改卽以本朝論四五  
十載之間家傳戶誦每科必有十數家霜降潦盡歸  
然獨存正自無幾間嘗與亡友陳介眉先生定十四

科之選介眉問余大家幾何余所屈指者丁亥則武  
進董武峯大翮己丑則黃岡劉稚川子壯嘉興王邁  
人庭進賢熊鍾陵伯龍壬辰則秦州俞天木鐸江陰  
戚裕箴藩大興張爾成永祺江都張柳衙標戊戌則  
永新劉木生作樑辛丑則溧陽馬野臣世俊丁未則  
長洲趙明遠炳庚戌則臨川徐澄萬春溶五河錢紹  
文世熹癸丑則長洲韓元少葵己未則黃岡龍端峯  
尚傅壬戌則廣濟金蔚齋德嘉十有六家而已乙丑  
京歸介眉問是科眉目余爲介菴先生首屈一指介

眉深以爲然然是時實無知介菴者卽余之知之不  
過以其堅光秀致雋絕一時耳辛未暮春介菴盡出  
藏稿屬余評選余始知其深醇朴厚凡情至而文生  
氣充而詞達者皆由於讀書多析理細認題真初不  
似俗下名家剽今掠古以圖欺世其視前此十六家  
信足並垂永遠者也剗剗將成介菴復來索序而一  
病忽亾痛悼之深爲之輟筆者累月已而其孤永清  
遵遺命求踐前諾念余遲暮一第所作者旣不足以  
鼓動流俗玉堂被放縱使粗有知識何敢以簿書俗

吏強顏論文顧嘗聞之董子斐雲云介菴平時酒闌  
燭跋往往感一生知己惟韓介菴乙卯北闈解元韓閣學所拔與鄭  
則是知介菴之文者余知余之知文者介菴也昔張  
元伯陳平子之於范巨卿一曾爲友一未相見而夢  
中之呼臨歿之託巨卿皆有以慰之爲其能相知也  
余於巨卿恐難爲役知己之感夫獨非情而能寒茲  
末命乎法然書此以復其孤所以慰介菴之靈亦欲  
使天下之從事時文者知心苦工良其後亦自有定  
論而一時之驟驚而忽視固不足計也

祭徐翁瑞生文

壬申

凡人之情兮榮生而哀死苟其死之無關於世兮見  
之則哀而不見之則亦止維我翁之謝世兮無論見  
與不見而莫不思爲之誅蓋自大化之流行兮無始  
而不終之理雖聖人之好生兮不能使世有彭祖而  
無殤子彼岐黃之挺出兮實造物者之所埃肆昔人  
之矢願兮相與醫而一視奈世久而失傳兮遜百工  
之一技甚至庸手之殺人兮不啻學書之費紙嗟林  
林之在世兮無根幹之足倚維我翁之神解兮更嗜

書其如旨從來好學而深思兮雖大道其得髓宜翁  
術之獨良兮非俗師之可比蓋嘗觀翁之臨症兮喜  
人之所憂而亦憂人之所喜故其用藥如用兵兮或  
登高而或背水往往單方重劑而霍然兮生爲之回  
而死爲之起數十年之甬上兮名醫亦云其累累至  
間病者以公論兮皆曰唯翁庶乎其可恃是則翁一  
人之在亡兮其所關不止於一已乃忽然而厭世兮  
誰不爲之心酸而頽泚矧某輩之數人兮締姻交而  
附梓里疾痛疴癢之賴翁兮非一朝一夕之可紀今

雖數千里之傳聞兮後恐終不可得而見矣蓋爲世  
而哭兮若彼爲身而哭兮若此又何待憑棺而臨穴  
兮然後歎山頽而驚梁圯否則翁平生之篤行兮其  
可傳者固不唯是更令嗣之鵲起兮才名不僅於趾  
美卽入洛已如士衡兮翕然爲公卿之所倒屣亦何  
所不足於翁兮顧爲之悲傷而不能已因長公之南  
返兮寄一詞於靈几冀翁神之不死兮尚翩然其鑒  
只

馮孟勉詩存序

壬申

馮君孟勉自集其平生之吟咏題之曰詩存而序其首簡其大旨以爲存者皆存也皆存則有不必盡存者矣夫寧獨不盡存且有不敢必其或存者矣嗚呼人存天地間極久不過百年耳德何嘗不偕形而化功何嘗不隨世而遷所千百載而長存者獨言耳詩固言之一也詩苟足存則其人存矣然必其人之神存乎詩而後詩可存卽作詩之人亦存顧世之爲詩者其中原無欲存之想剽竊規摹徒以簧鼓一時已



耳沿襲成風恬不知怪儼然自以爲足存萬世而不  
知方其戩筆和墨時其人之神固未嘗有存於字句  
間者又安望易世而後尚有讀其詩而想見其人者  
乎孟勉自序其詩而汲汲乎其欲存又皇皇乎慮其  
不足存其志高其心下其去世之爲詩者必遠矣始  
余與孟勉不相識辛亥遇於金陵其言作詩第以熟  
讀少陵爲究竟今年正月其子義成謁余京師求序  
遺集余觀集中師友之議論大約與孟勉昔日之言  
相似竊意孟勉之詩亦猶夫世之爲詩者也反覆卒

業清思雋語乃往往出沒於聲調體格之間余於是  
歎才稟於天雖待人而成不因人而壞徐庾之在六  
朝楊劉之爲崑體習氣何嘗不染其本色之不可得  
而掩者固在也乃爲刪其不必出於孟勉者存其非  
孟勉必不作者要使成其爲孟勉之詩而止而孟勉  
之詩果煥然足存於世然則使孟勉而早知其詩之  
足存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其皆存者寧不盡存乎世  
之爲詩者亦可以悟矣且不唯詩也

完岡山集序

壬申

吾曾祖姑之歸向氏者有孫曰文河與余年相若歲時往還肅揖而已初不識其能詩古文也歿後十數年其子時園來京師出文河所作完岡山集求序念余高王父生吾曾祖兄弟男女共七人迄余之身凡五世矣合同異姓而計之余與時園兄弟行僅四人耳居空谷者喜聽足音思故國者樂聞鄉語余亦人情能辭其請乎已而讀其詩天性之孝弟交情之敦篤宛然如在目前讀其文運筆措詞似亦規倣昌黎

而立言有體自命不屑凡近向使天假之年多讀書  
厚養氣其所就寧止於是乎余用是喟然驚歎媿吾  
前此之不識文河爲恨事也嗚呼吾高王父醇德懿  
行大刀僅試於小割幸得吾祖吾父又以生不逢時  
未遑展其所學文河美才後起庶幾宅相而顧享年  
不永坎壈以死何天之報施善人如此哉雖然世不  
乏巍科穹位之人一朝隕落曾無片言足存亦何異  
土偶之復於土而文河歿後其子抱其遺書猶令讀  
者想見其平生以此方彼孰得孰失則天之所以報

吾高王父者或出於常情俗例之外未可知也抑嘗  
聞之少而好學如日月之明老而好學如燈燭之光  
余年踰艾矣一官廢學燈燭黯然發揚先德之任懼  
不克勝而時園英年美質正日月方明之候也讀父  
書而克其所欲至焉寧獨兄弟間與有榮施哉卽余  
高王父之靈實式憑之矣因書此以爲文河慰且爲  
時園勉焉文河名某其曾祖諱萼輝萬曆乙酉舉人  
積官至潯州知府所至以治行稱

篔圭集詩序

王申

姑蘇金子某挾詩來京自名其集曰篔圭求余序之  
余叩其義何居則曰余餽小無似卑之無甚高論一  
帙之中長言短句不過篔門圭竇之語耳嗟乎詩學  
之亡也起於夸而不實家侈臺閣戶競廟堂至恥江  
湖而自諱鄙山林而不道而不知人生立言苟非出  
於境之所歷與情之所不容已雖復藻績其詞鏗錡  
其韻觀者不能定爲誰氏之詩作者奈何欲自居之  
爲其詩乎從來作詩之體不一大約視其所處之

時位而成三百篇中有風有雅有頌風之中有十五  
國雅之中有大有小有正有變頌之中有周有魯有  
商吾夫子刪定初未嘗以頌而廢雅以雅而廢風并  
未嘗以商周而廢魯以大而廢小以正而廢變以二  
南而廢列國則夫詩之爲詩其非臺閣廟堂之所得  
專也久矣李空同壇坫中原自負起衰究竟規摹剽  
掠之言先骨而朽而譜其家世不遺農圃瑣碎者其  
文反足千古夫亦夸與實之辨也筆圭名集其意不  
夸其言必實其於古人作詩之體不深有得乎雖然

金子英年妙質志方銳學方勤將來時位固未可以  
筆圭限卽如集中西漢東林諸作隻眼孤張霹靂在  
手已非今日承明著作之廬所有者也諸葛孔明有  
王佐才自比管樂古人期許往往不過自夸大固如  
此乃三分鼎足之業要祇是草廬中數語又誰謂筆  
門圭竇非卽臺閣廟堂乎金子勉之咏文王則稱天  
祖歌七月則敘農桑固一人也

萬正符先生七十壽序

王申

康熙辛未某月日甬上萬正符先生年登七十先是年之三月余以入京道杭先生猶子授一稱其父充宗遺命求作壽文余時困於翻譯繼又累於簿書荏苒三年未遑措筆非敢忘之竊恐塵堆糞壤之氣溷之先生長者之前殊戾吾亡友相屬至意也秋來脾病乞假杜門月夜不寐平生故人歷歷心目因憶庚申歲晚充宗握余手風雪中爲言正符寒苦明年六十冀得子文爲壽破其寂寞情詞淒切動人忽忽一

紀文未及成而先生年且踰七十矣充宗之言在耳授一之札頻來若再因循豈人情乎念余交公擇充宗季野久稔知先生孝友性成與人言呐呐不能出口有所不可則義形於色精研周易旁治毛詩春秋手錄唐宋元人經解窮年著述書宗北海詩有風人之致其在萬氏昆季中實非無以自見者顧不幸無子旣貧且病行年七十寄食女家人或惜之以爲無可稱祝不知人生福分何常唯視領受何如心同天地者雖萬物之得所皆吾生之樂事苟分爾我父子

窮通或不相及先生同氣敦睦痛癢相關生女猶男有姪如子正恐當今富貴之家稱觴上壽子孫繞膝賓客盈門者清宵自問其樂未必如之否則區區余文先生縱或僻愛要不過博其一笑耳充宗求之十餘年之前授一求之十餘年之後人更兩世情猶一日則其他可知矣古禮支子不繼固以大宗爲重亦謂兄弟之子卽子先生而見及此乎太和元氣盎然門庭耄耋期願會何足以量其天年哉晨興滌硯書寄授一俾於今年壽旦補祝先生一贖因循之罪固

知先生寂寞不待余破亦聊以慰吾亾友之靈云爾

勝遊詩草序

壬申

四明山北流之水爲姚江姚江之入海也繞慈谿而東故慈邑之瀕江而居者無慮數百家然其間最著者宅前之張楊徐之徐吾鶴浦之鄭三姓而已張氏自式之明仲兩公祖孫迭起爲時名臣其好爲詩也烽火山紅之句至爲言者所効而不悔吾鄭氏自永樂間拱廷公以循吏工詩具載豐城邑誌其後濮州長沙長史解元諸公風雅代興詩學爲盛徐氏自嘉隆間鄮原先生起家名進士歷官郡守所遺漢陽詩



集至今人能誦之蓋相去二十里中詩人往往不絕  
匪獨衣冠門第也春榮秋悴盛衰倚伏三姓子孫多  
化樵夫牧豎而鄮原之孫子咸子猶兄弟猶各喜爲  
詩子咸舉丁酉賢書公車困頓屈首廣文丙寅就職  
索余序詩子猶備書餽口奔走四方集其詩草命曰  
勝遊今歲抵京亦來求序嗚呼人所望於子孫者何  
限徒喜爲詩正不知於承家奚益且獨不見夫今之  
亢宗者乎一丁瞋目寧知詩爲何物巧偷豪奪苟得  
贏餘方且幸事例之開輸財運粟牛馬襟裾閭閻閻

閱頃刻變化子猶兄弟雖各喜爲詩顧以故家子姓  
潦倒饑寒先疇舊廬不能復問母乃窮人之具貽誤  
不淺乎鄮原有知恐滋怨恫矣雖然人生一身性靈  
形體罔非祖父昧者不察徒以血肉之在亡爲斷續  
而不以種子之有無爲生死遂若宗門隆替全係富  
貴去來不知先人文采風流而後裔凡庸鄙俗形體  
虛留性靈銷滅縱復豪華翕赫震耀一時其視系絕  
祀斬固無異也反是以觀子猶兄弟各喜爲詩不以  
貧廢鄮原先生不且猶在人間乎余家世作詩於論

詩頗嚴有求序者嘗恐轉喉觸諱每多托故以辭顧獨於子猶兄弟若不能已蓋竊幸吾瀕江諸姓衣冠門第雖已不如盛時而作詩之人未絕風雅重興猶似可待也故前旣序子咸之集而茲於子猶之請亦不復拒云

秦節母苗太安人七旬壽序

王申

蒙山之陰有節母焉曰苗太安人前明兵部尚書彬予秦公之孫婦也由名門來歸文學其生子某甫五歲而土寇破城其殞於難方是時節母年才二十妙齡矢志苦節撫孤人皆難之已而其學有成由邑學博士弟子入成均銓曹考授州同知尚書門戶已墜復振而節母亦例得封太安人人又羨之然而忽忽已五十年節母春秋亦且七十矣康熙壬申臘月某日爲其設悅之辰邑之人相率稱觴上壽介李君某

千里致書來屬余序余考尚書起家縣令乘時得勢  
不二十年官至大司馬其後變生不測家門幾覆節  
母霜淒月冷艱苦備嘗年來夜旦冬春陽明太和之  
象頓改舊觀盛衰倚伏如呼吸然天道之常從昔如  
此此亦何足爲節母頌又况節母五十年中所見秦  
氏一門初極高明中更荒落今則殷殷有起色白衣  
蒼狗之變平居追念必有愀然惄然不勝其感慨者  
矣壽筵之頃覩縷及之母乃反傷其意乎雖然人生  
富貴會有時盡故盛者必衰卽衰而復盛者亦難保

其常盛而惟名節之立奕世不朽則固有盛之日無  
衰之年昔宋學士傳王御史之母謂居貴富家猶可  
自安而以笄笄弔影室如懸磬者爲難歸大僕壽顧  
文康之女謂寒女窘婦生長淡泊之中易於不亂而  
以紛華靡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者爲難若節  
母者曰嬪名家游經憂患其於兩難可謂兼之矣使  
得如歸宋二公之文以傳之千秋百歲名姓猶香其  
視尚書富貴之盛不且甚久足恃乎愧余鞅掌簿書  
學落才盡不能及景濂熙甫之萬一而獨是稱述忠

孝節義之心耿耿一生至今未昧年殘燭燼遂不靳  
爲李君序此天下人心未絕余文不沒人間萬世之  
下有過蒙陰而問人物者容或不爲尚書屈一指寧  
能不爲節母屈一指乎是則富貴之盛有時去來而  
名節之盛歷久彌新固足書之爲節母壽筵侑也他  
若古來名公巨儒往往有以孤子而承母教者唯在  
其也勉之無庸余祝矣

新城王公詩集序

癸酉

文章傳否不關名位故有魏科廡仕而湮沒無聞者  
亦有布衣下僚而昭垂不朽者然此特就一人言也  
曠觀宇宙千古斯文之運未有不因名位而昌非文  
章之必藉乎名位也一代之興天將聚才俊以鳴其  
盛則必篤生一二人焉以爲之領袖而此一二人者  
苟非有瑰瑋絕特之姿淵綜奧博之學固不足以勝  
其任卽有其姿且有其學矣而名未知於天子則不  
足以致一時之信從位不列於公卿則不足以樹後

生之模表故天旣畀之以斯文之任者必使之負大名居高位而後推挽後學成就人材風流弘長足以衣被一世而沾溉來茲漢以前無論已唐之興也人知有李杜有韓柳而不知蘇廷石張道濟實闢其門宋之興也人知有歐梅有蘇黃而不知晏元獻錢文僖已導之路前明三百年人文代起然當其始也必學士之潛溪逮其繼也必少師之西涯卽其變也亦必尚書之元美此無異故人有文章而兼有名位則地望高游道廣風聲之所鼓動氣力之所牢籠非夫

困窮隱約之流從事立言以自傳其性情者所能與之較廣狹也本朝鼎建牧齋梅村同時競爽然特勝國之遺材耳應運而生則維我新城王公公生長舊家夙負異稟博覽強記發爲詩文脫口涉筆傳誦海內三十年以來聖眷日隆文譽日茂雖武夫健卒兒童婦女無不知阮亭先生爲當世之文宗而公猶以讀書好古爲性命卽遇一才人亦如渴飲饑食斯誠一代斯文之運所由昌不獨其言足傳而已者也公所著前集若干卷續集若干卷行世已久康熙壬申

梁方爲戶部員外而公適自兵部來爲右侍郎庭謁  
之頃卽以集序見屬越明年公之門人某將合刻其  
兩集公因手自刪定存詩如千首諄諄命序嗚呼輕  
塵無以益嶽墜露不能添波豈以文章不關名位卽  
末學下僚亦得廁身其間乎蓋公推挽後學成就人  
材之意卽此已見其風流弘長有非晚近所可及矣  
因爲述其關係文運者如此若夫詩學之工其可知  
者當世學士大夫序之已悉無庸梁贅而其所不易  
知者又非寡聞渺見之所能窺故不敢妄贊一詞且

不欲以詩人盡公也

傳經堂記

癸酉

傳經堂在武林之塘西卓君亮菴所建以祀其曾祖  
入齋祖左車考訶月三先生者也卓氏爲明建文忠  
臣侍郎公後裔入齋先生從學敬菴許公訓註六經  
傳歷數世而其學弗替迨亮菴君始建此堂用崇世  
德且徧求海內諸名公詩文以傳述之至於成集蓋  
其世守家學之意可謂篤矣康熙壬申其子次厚來  
京師攜集見示併屬余記余按三代以上並無六經  
之名今禮記所載經解則漢儒之說也南華天下篇

雖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之說而初未嘗謂之經其出自大聖人之口者特中庸之九經耳夫所謂經者常也言乎久而不可變也由今深思六經之旨其有出於九經之外者乎後之人而欲爲天下國家也其有能舍經以爲用者乎然吾嘗見夫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未有能舉其一者也卽或舉其一未有不遺其全者也卽或不遺其全未有不徇其名而失其實者也卽或不失其實又未有不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者

也如知懷柔便不知子來知子來便不知敬體知然敬體便不知尊親者皆是若修身則更難言之而家未嘗不昌且熾也國未嘗不富且強天下未嘗

不廣且大也則是經也者亦非常也亦非久而不可變者也不寧唯是科目之設士占一經及其衰也訓詁支離承訛襲舛名爲通經者實則叛經而居然爲進士爲詞臣其流之極甚至不占一經之人不解六者何物而亦儼然民上馳騫功名之會矣嗟乎三代以下經之無用於世也若此卓氏居草野之中服先聖之訓硜硜抱殘守獨至累數傳而不易固宜其名



重一時而卒不見用其功不得及於天下也今次厚  
之來將求一舉意必舍其舊而新是謀庶幾可以得  
志而汲汲於是堂之記一若傳經之榮甚於華袞其  
母乃王好竽而子鼓瑟乎雖然仁義之心不亡者平  
旦之好惡也文武之道未墜者賢不賢之識其大小  
也自古及今宇宙太和之元氣聖賢大義之微言固  
有舉世銷亡而藉一人一家以留之者况乎天下之  
勢常者不能不變變者亦未有不復其常灰燼之後  
自有雄主之表章佛老之餘不乏大儒之釐正秦漢  
以來其已事固彰彰可覩矣乾坤未混經學復昌吾  
知蒲輪束帛亮菴君猶且不免而况次厚風雅之英  
固挾經術以求用世者哉卓氏一家之傳其將自此  
而及天下未可知也自余抱此意卽許爲次厚記之  
而以衰病之軀困於讞決閣筆經年癸酉之秋次厚  
試京闈又不利南還來別責踐前言因爲書此以壯  
其行然恐亮菴君世守家學之篤意不及此則余言  
陋矣傳經堂上未知肯列斯文否也

代建寧師壽沈仲臨先生七十序 癸酉

康熙甲戌春二月十七日秀水沈仲臨先生年登七十其子翰林院修撰廷文余典戊辰會試時所取士也先期來謁文爲祝余惟世俗之以文祝壽者祝其壽考富貴康寧也先生爲贛州郡守翼乾公之孫廣州郡守君房公之子名門英俊早歲蜚聲雖數奇未售而廷文巍然爲進士第一人當世咸推其品行長君以高才生充貢需次廣文下迨叔季孫會莫非藝林眉目先生壽介古稀步履康強其及見後來之盛

斷不止封太史舉賓筵而已是極人世之壽考富貴  
康寧先生一身殆已兼之又何煩余文爲祝哉顧余  
於先生之壽實不能無所感也孔子曰知者樂仁者  
壽壽者人所難必而樂乃與之並稱其故何哉人生  
不樂者多不能壽卽不樂而壽其壽亦復何樂此非  
獨壽考富貴康寧制之自天不能無憾也平生於天  
倫至性之所在稍不竭力以致缺陷卽都將相之尊  
享王侯之奉隱微之地終身負疚而苟其出險亨屯  
俯仰無忤則誠可浩然於天地之間與清寧同其不

朽余年視先生相若然丁亥戊子之間賊陷建寧先  
贈公及太淑人殉節甚烈余以視弟妹於村舍不遑  
身代偷生至今五內時裂而先生當王師下粵之時  
年甫弱冠君房公隔於烽燧存亡未卜先生不憚險  
遠跋涉崎嶇哀求當事卒奉以歸蓋余所不能得之  
於一城之隔者而先生乃能得之於七八千里之遙  
彼此互較今昔參觀先生之樂不有出於尋常壽考  
富貴康寧之外者乎古來稱壽莫有過於彭祖然閱  
歷商周之興替君臣之際殆難爲情恐不若先生處

父子之間遇變而不失其常快然無少遺憾也是則先生之壽也獨樂而先生之樂也其壽不益無疆哉廷文勉之翼乾君房兩公以忠世其家者先生以孝繼之先生以孝傳其家者廷文可不以忠顯之乎鞠躬盡瘁以副聖天子大用之心俾人歎樵里沈氏忠孝相承吾知世俗之所謂壽考富貴康寧者不足爲壽筵陳也因書此以爲先生祝且志余愧焉

寒村安庸集卷三

山陽戴晟

較刻

鄞張錫琨

崇祀鄉賢錄序

癸酉

康熙三十年某月日文安迂叟王公以鄉賢崇祀於學宮其子挺方爲戶部郎輯其邑士民所紀之行事及道府縣學之詳文督學撫軍之看語刻成一編名曰崇祀鄉賢錄以吾師宛平相國之命命余作序余觀公之所以得祀者孝友睦婣任卹其詳已載錄中

無容余贅顧余於鄉賢一祀竊不能無所感也今夫士君子自命寧不當尚友古人爲天下善士區區尸祝一鄉云爾哉然而古之王者之取士必於其鄉者人生宇宙無往不可用假唯一鄉之中耳目甚親責備甚嚴苟於家庭族黨之間一言一動一取一予分毫不當於理未有肯心悅而誠服之者是故古今人品必以得之鄉評者爲最真前明學宮之制特設鄉賢祠蓋以周禮之樂祖先師祀其鄉之賢者其鼓勵一鄉俾敦實行之意至深且遠河南劉文靖公嘗謂

邑有二程夫子至不敢奉其親之主於祠則其重可知矣流及旣衰弊徒文具乃有事功氣節傳播寰區而孝謹衰於門內豪橫及於里中者立名非真寧堪師表然且資平生之聲利恃後起之彌縫居然俎豆前賢之列遂使識者恥之至謂生不鄉飲死不鄉賢觚之不觚此世道人心之所以日敝也有如公之崇祀報稱其德實符於名豈非聖天子在上百度具舉庶績咸熙之一徵乎吾聞公之先有孝子名原者幼不識父長徧求之卒賴神助得奉以歸至今三李之

傳採入明史蓋文安王氏一門德行世爲鄉望如此  
余文視本寧宏甫蕉巖三君子豈能爲役然懿德之  
好同此秉彝能於公之崇祀不喜而爲之一言乎公  
諱景祚順治丙戌進士官終鴻臚寺卿敷歷中外俱  
有殊績非可以一鄉之善士限之者埏也勉之孝子  
之後有公公之後是在埏已

白雲軒唱和詩序

甲戌

性喜言詩然與世之言詩者不合間有合者錢飲光  
輩行懸絕金介山舒義仲未嘗謀面查夏重德尹下  
第南還周弘濟史蕉飲讀禮家居姜友棠衣食奔走  
昌山瀏遠宰臨胸范國雯談震方各牽職業塊處西  
曹作而寡和雖在都城如棲空谷去年顧書宣圖河  
來自維揚投詩爲贄蹙然之音不禁色喜今春分校  
禮闈西充趙兵垣惺居以所閱卷相質余一見卽贊  
爲名作榜發則書宣也已而出余門者大典周郁叔

道新錢塘陳相宜恂丹徒張天門逸少南江岳伯憲  
度江夏汪荇洲澧五人皆得選庶常與書宣同館皆  
有志爲詩蓋空谷之中於是乎可以不寂寞矣夫文  
學政事聖門難兼愁苦歡愉詞家殊轍以余離去玉  
堂浮沉郎署憂勞貧病之中豈能鏗金戛玉鼓吹休  
明與木天諸君子競爽然而詩期見志不事隨聲風  
雅淵源正在各標領會三百篇中北門揚羽諸什固  
未嘗不與卷阿天保同收也因約月爲一會分題次  
韻詩成集刻名之曰白雲軒唱和匪敢自詫能詩強  
作朋頭以爲上禪國家文治也竹院逢僧偷閒半日  
一時聚集之樂人生難得不忍忽然云爾若夫白雲  
名軒者余官刑部又家有二親而勢不能歸養紀官  
且志思也甲戌夏六月序

遊仙詩序

甲戌

康熙甲戌十月望後雲間周荆山鼎持紅蘭集一本  
遊仙詩一帙過梁寓舍而爲之請序曰此當今勤郡  
王所著也紅蘭行世已久遊仙則近日與門下士唱  
和者欲得先生數言可乎梁受而讀之蓋深服其詩  
之工而因以歎我國家文運之昌誠三代以下所未  
有也前人之論詩者多謂窮而後工非真詩之爲道  
專歸窮者也凡人性情不能自持往往隨境遇爲出  
沒窮者無晏安之耽溺無酬應之縈纏無紛華靡麗



之誘奪學問得專心思獨出故其詩爲易工而不知  
此皆三代以下之論也三代而上詩莫盛於成周公  
周之詩莫工於東山七月公劉卷阿諸什然皆周公  
之所陳名公之所矢也會見十五國風人之作有能  
與之爭奇而競爽者乎此無他故國運方隆文教復  
豫凡夫世祿之家天潢之派其稟之帝錫而傳爲家  
學者鳳毛麟角聰明固分首出之餘石室蘭臺聽視  
更出諸儒之表故雖生長富貴之中衽席崇高之勢  
而其性情之獨至有非境遇之所得而移宜乎其詩

之工更越窮人而上也今天子天縱多能學高千古  
萬幾之暇時以藝文課督諸王而王以英妙之資讀  
書愛士述作斐然足以應昌期而副聖心則自開闢  
以來宇宙文明之運一盛於成周再盛於我清無疑  
也而謂三代以下之論詩者尚得較長絜短於其間  
乎梁雖郎署浮沉學殖荒落顧性好言詩又嘗讀書  
中祕矣導揚風雅鼓吹休明其志亦其職也寒窓燈  
火因樂爲叙之如此若夫遊仙詞意掩前絕後而一  
時唱和之才亦復不數梁園鄴下者有目能知之何

庸梁贅乎

題九人圖詩序

乙亥

乙亥高興之役便道過家性兒持九人圖爲其同學  
李寅伯諸子求題念余家貧親老衰病投荒方寸搖  
搖從何着筆獨憶吾黨十餘人自丁未戊申間從學  
黃門窮經論道聚集之樂一時稱盛乃曾不幾年而  
風流雲散恍如隔世慨成材之不易悵絕學之無傳  
長安官舍馬頭塵裏倏焉南望愴然久之今觀圖中  
諸子大半屬吾黨之後人樂羣敬業不墜家風沂水  
春光依稀未遠是吾輩之無成者將賴諸子成之而

絕學之傳尚有日也能無一言贅其後乎竹林西園  
香山洛社人境不類不敢濫引聊題二絕以志喜且  
示所望焉其一曰論道窮經事杳然披圖如復見當  
年三三兩兩家風在好作明山佳話傳其二曰親老  
家貧別惘然此行歸計決三年肯容燈燭輝殘照猶  
冀南雷火再傳是年九月十六日題於武林之覺苑  
僧舍

石人硯銘序

乙亥

康熙乙亥孟冬十有九日舟次十八灘之石人時余  
方拾灘中石子約與賓從鬪奇以甞釋其無聊之思  
而僕有得一石以獻者其材乃可爲硯硯長三寸上  
廣而下狹前昂而後低廣二寸而羸狹二寸而縮昂  
五分而厚低三分而薄其形蓋類古之風字硯而倒  
其體闕其右角其質淺黑其文或黃或綠或濃或淡  
面上有龍蛇盤戲之象而背則人相格鬪其蛇左旋  
而色黃其額豐其吻銳其頭垂其雙睛炯炯若注視

龍色如之而闇淡若綠渺渺茫茫若在水雲烟霧之中曲其項昂其首蜿蜒右旋與蛇相向人有四其色蠟其質珀其體纍纍墳起其左一人冠進賢冠高舉兩手若戟左手中執一劍若將下擊中一人中一人閃其身若避反其左臂向後而奮其右拳若將乘劍之隙其右一人倚石箕踞手持一筆若指揮者而下一人跪其前合掌若求免狀人之上或凹或凸如雲橫其色黃綠間錯如豈其最凸一雲可以題名嗚呼石如此亦奇矣顧是石之生於石人也吾不知其自

何日而始也吾不知其時有龍耶蛇耶人耶未有龍耶蛇耶人耶抑與龍與蛇與人而並生耶誰爲爲之而一掌之大龍與蛇與人若此其爭奇耶豈造物者憐余之無聊而故爲此以供其玩弄耶雖然余之無聊也以其不能歸侍二親而垂老遠行也而龍蛇之象格鬪之形初未嘗示余以息機焉豈人生世上固有不得不如是者耶抑不得不如是而皆當作一石觀耶摩挲反覆莫明其故姑志其奇而爲之銘以俟世之有識者銘曰

一蛇一龍人鬪其中如掌大耳孰雌孰雄

因亭記

丙子

乙亥之歲寒村子出守得高忽自號曰因亭或問因之義何居曰迄今所號爲能吏者素無愛民之實而往往以興利除弊爲事徒知博一時之虛名顧目前之小利而不思先王大經大法之所在其爲戾人情而傷國體也視貪墨也反倍故愚以爲不如其因之也或謂高涼爲先叛後服之區瘡痍未起禮教未興此非可以因陋就簡治也曰今使有子於此愛而病病而頑將撫養之以俟其愈乎將俟其愈以徐施其

教誨乎抑強以飲食而重以督責爲也且夫因之道固不易矣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故愚以爲不如其因之也適至郡之明年署之東軒圯因而修之一仍其舊遂顏之曰因亭嗚呼登斯亭也顧斯名也思斯義也其敢爲高涼之能吏乎哉

廉守董侯壽序

丙子

粵東於海內號最饒沃而高雷廉三郡僻處其西南陬荒滲遠其瘠陋亦居海內之最余出守得高妄意韓潮柳柳天下曾無不可治之郡及至則感民生之凋瘵苦文網之拘牽因循苟免僅同古之遷謫者而已廉視高又遠又僻而三韓董侯之守是也乃卓然獨以治行稱余初至高侯遣使致書詞旨溫醇想見風度旣而從自廉來者詢其善政指不勝屈大略治盜息訟興利革弊崇學勸賢移風易俗爲粵海之所

最亟者余志之而未及行卽行之而未見效而侯則無所不行亦無所不效焉余蓋於是而又歎天下原無不可治之郡特余非昌黎子厚其人故望韓潮柳柳爲不可及也吾聞侯之大父泰寰公尊甫會徵公一則以從龍之彥著績於西陲一則以卿貳之望流恩於三省劉辰翁謂家庭間聞見絕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固宜其奏功荒服非書生本領所能髣髴其萬一也獨是國家有道氣運昌隆勳舊之家篤生賢哲天固將使之羽儀廊廟以成重熙累洽之治寧

僅俾荒山窮海之民一被其澤而已哉方今守令才能之舉發自聖心將來出爲牧守入爲三公漢世故事行且復見吾恐瘠陋之區未必久沐賢侯之澤而屬在鄰封者亦且以失其儀刑爲可憾也會今年十月某日爲侯初度之辰廉之文武僚屬以及紳士耆庶咸思躋堂稱壽而侯則曰文非安庸不可因介余同鄉副戎王君來求一言余爲之敘述如此

高州府通判吳君仲和壽序

丁丑

康熙三十有六年歲在丁丑春三月十五日高州府通判吳君之誕辰屆期先是日之一月君方攝理茂名縣事縣之士若民德君之所以治茂名者一無所擾於茂名相率求高屬之州縣及丞尉等同於其辰稱觴以祝之而來謁其詞於余當余之初至高也君以貢方物在京師然聞其爲人謹厚好安靜恂恂乎君子也已而君返一相見若故交抑然謙退入其署庭宇脩潔花藥整齊心知其非俗吏時時邀余坐培



元堂笙歌觥豆笑語從容世間城府融然冰釋夫當  
今之所謂能吏者平日矯矯以立異臨時察察以見  
長索隱行怪遇事風生務使人不可測蓋莊周所云  
畫然知而挈然仁者世方羣稱之爲才以爲如此始  
可以辦事若如君者人必謂其居別駕之任最宜而  
不知從來天下之治未必不以無事而治從來民生  
之不安未必不以多事而不安也網密文深風偷俗  
薄官雖久於其任民猶以旦暮視之往往知持其長  
短而不復知盡其情分君之所以治茂名者一如其

任別駕時耳然未五閱月也又新令且至矣而士若  
民顧羣起而謀祝之亦可以見世之所謂才者非必  
才如君之不見其才乃真可謂之才也已又誰得謂  
其宜於別駕而不宜于繁劇之任也耶方今天下太  
平正宜與民休息以培其元氣君知以培元名堂固  
應運而生以佐久安長治之盛者也區區茂名一縣  
別駕一官謂足以竟其事業哉余少不自揣讀書慕  
古人濶論高談未免喜事風霜披剝血氣就衰始知  
聖賢學問政復不然然而非時風衆勢之所尚也萬

里來高同心共事蓋深竊幸之而亟欲一言以風世  
也會是月之朔日奉檄赴省稱觴之列不得與矣不  
文之言其敢以臨行忽促爲辭乎

覺苑寺重建宗覺堂募緣引

丁丑

天下人品何常生長一鄉而不爲一鄉之風氣所囿  
卽其人之天資近道固無論方內方外也余行天下  
遠矣所見僧人杭爲夥然要之不出二種其上焉者  
淨土宗風分門張熾守靜開堂幾類登科入仕而其  
下焉者房頭副應飲食男女未嘗稍別於俗家乃其  
胸中擾擾皆此勢利二字情態炎涼萬塗一轍則是  
天下僧人亦惟杭爲劣也覺苑寺適當杭城之中其  
先本祀宋忠臣某某不知何年變爲佛寺而余家之

應試於杭寓其宗覺堂而獲薦於鄉者幾三百年矣  
卽余之寓之亦且四十年蓋自丁酉始至庚子始識  
吾雲師其間少而壯壯而衰得失榮悴逆順悲歡之  
境徧歷備嘗而雲師之所以待余者如一日猶憶余  
初見雲師垂髫讀書容詞聰雋未幾落髮余字之曰  
大雲當是時亦謂雲師一杭僧也天資近道少若老  
成持戒茹蔬苦行半世然知書通大義而又絕不爲  
闡教參禪之舉鼓炫耳目嗚呼杭僧風氣中何意竟  
得雲師一人乎今年閏月余歸自羊城舟次佛山三

水之間邂逅驚喜載之回高相持問故則曰吾兩番  
遇火師徒露處發願重興來求大文爲募緣之引念  
余少時國家鼎建瘡痍未瘳然嘗見琳宮梵宇戎馬  
之蹂躪不及荆榛瓦礫之場一僧卓錫忽焉金碧焜  
煌數十年以來天下太平昔之龍象蹴踏螺鈹喧闐  
者今反齋鼓粥魚聞焉寂寞矣蓋物力之有贏詘人  
情之有欣倦風氣使然非智計之所能爲也余卽能  
文豈能與風氣爭此盛衰而况才學名位遠遜東坡  
師奈何相從嶺外思畫充饑之餅耶雖然師方以外

者也生長於杭而不爲杭僧之風氣所囿豈吾輩方  
以內者天下之大竟無生長一時而不爲一時之風  
氣所囿者乎浙水因緣遠在南荒亦正未可知也姑  
書此以爲倡

茂名錢令壽序

丁丑

國家治民視縣若府然府尤視縣縣苟害民府不勝  
禁府雖欲利民縣不能奉行亦無益一與民近一去  
民遠其勢然也高之爲府幅隕濶而生齒稀山海盤  
互民夷雜揉奸宄之叢生疾苦之百出耳目難周鞭  
長不及其倚辦於縣也視他府爲亟而又粵東新令  
府不得輒預縣事雖催科爲當今急務亦祇受督徵  
之叅罰而已而曾不許一過而問焉一切事神奉上  
飲酒讀法典賢課士賓旅工役凡爲政之所必需者

各州縣勢處遼遠皆邈焉視爲府事動輒諉之首縣  
茂名故高之爲府其倚辦於茂名之一縣也視他縣  
尤亟縣苟得人則府尚可爲縣苟不得人則府竟不  
可爲亦其勢然也余出守得高幸遇王君令詒爲縣  
令詒故予同年進士老學宿儒不似世間俗吏不知  
宇宙原有循良之政其所設施往往思以文學緣飾  
吏治余方欲與之講求磨切俾化理一返之古乃不  
幸以罣誤去萬里孤踪唱予和誰自分此府不復可  
爲矣而不意繼令貽而至者又幸遇吾錢君朗行錢

君亦余同年進士其視令詒也齒較少志氣較銳規  
模較廣其敬上而愛民也加真其輕利而重義也加  
篤其視余也余素性懶散而君勵志精勤余近學糊  
塗而君遇事明察余委蛇隨俗槩從寬假而君果毅  
自持法在必伸酸醜互調水火相濟不知垂老投荒  
之人何緣得此蓋深竊慶幸自以爲天未絕我府尚  
可爲亟欲一言以志喜也久矣會八月之六日爲君  
誕辰縣之僚屬士民皆來請文爲祝余思祝壽者愛  
之而欲其生也君爲政未及期月而僚屬士民已愛

之如此要亦可以見余之喜之非阿所好也已顧或謂錢君年才三十有六春秋方富非當祝壽之時而郡守縣令有上司下屬之分亦從無祝壽之例不知古人之祝人壽者但知愛之而欲其生耳固不遑計其時之早晚也詩三百篇祝壽之語頗多然諸侯祝天子天子亦祝諸侯甚至農夫祝公卿公卿亦祝農夫古人之愛之而欲其生者亦但知祝其壽焉已耳固不遑計其例之有無也且夫天下事亦何常之有君英年卽成進士甫入官卽值聖天子有隆重讀書之諭相國中丞固是君家舊物也而余也親老身衰無心經世倘許陳情卽賦遂初矣目前之郡守固農夫也一時之縣令固公卿也又何莫非例也世風偷薄年誼凌夷高州茂名前任之已事皆例之一字誤之耳殷鑒不遠吾寧蹈其覆轍哉因卽書此以見縣之得人以志府喜且又以見僚屬士民之愛之者亦非阿所好也

之如此要亦可以見余之喜之非阿所好也已顧或謂錢君年才三十有六春秋方富非當祝壽之時而郡守縣令有上司下屬之分亦從無祝壽之例不知古人之祝人壽者但知愛之而欲其生耳固不遑計其時之早晚也詩三百篇祝壽之語頗多然諸侯祝天子天子亦祝諸侯甚至農夫祝公卿公卿亦祝農夫古人之愛之而欲其生者亦但知祝其壽焉已耳固不遑計其例之有無也且夫天下事亦何常之有君英年卽成進士甫入官卽值聖天子有隆重讀書

王素卿詩序

丁丑

種子落地不論久近逢時必發發必有收生意果存  
不可終遏也天之於人也亦然唯其無所賦之則已  
有所賦之則生機之所發必有所就特其發也時有  
早晚而要無不如其所賦之分量而止吾識王子素  
卿四十餘年矣其爲人性坦而興豪世俗委鎖齷齪  
之慮絕不掛其胸中與人交落拓和易愈久而愈可  
親余一見卽意其爲風雅中人而平生未嘗拈一韻  
爲詩心竊疑之今年七月自桂來高忽袖其所作數

紙示余曰此詩乎余驟讀之突然而來初不爲前人  
爭格調也率然而止初不向今人問好尚也果詩也  
而素卿方且歆然不足自以爲未嘗作詩欲從余問  
作詩之法余謂未嘗作詩此其所以爲詩也江河日  
下巧僞成風盜名趨利之徒不知詩爲適性怡情之  
具而以詩爲譁世取寵之資故或一章數首如冤單  
欸揭之訴豪門或諸體連篇如攤舖雜貨之陳市肆  
甚至不解古近何體平仄何聲者居然箋古衡今欲  
踞騷壇一席以撼動朝野而不知耻余嘗謂若曹豈

獨性情中本無風雅剖胸而視之莫尋其性情何在  
而可以言詩乎如吾素卿雖不作詩不礙其爲風雅  
中人也而况作詩乎作詩而又何必問作詩之法乎  
雖然素卿長余數歲余年來吟咏漸以老廢而素卿  
詩興方勃勃如少壯是固天之所以賦之者其生機  
不可得而終遏也杜子美七齡卽咏鳳凰高達夫年  
五十始學爲詩而俱以詩名千載者天之所賦人能  
就之固無論早晚也素卿其亦從此而滋溉焉培壅  
焉刪其害去其竊徑寸萌芽於以干霄而蔽日也何



難哉

四詳賊黨刦傷事

丁丑

覆看得黎亞二等一案既傷人又得財七人之數不  
少鐵頭之器甚兇真正強盜罪犯不赦之條者也乃  
未經具題憲臺既改擬于前已經部駁憲臺又屢欲  
改擬于後是誠憲臺如天之仁爲羣盜從萬死中求  
一活路一念好生神人感動承審下吏自應仰體祇  
以破格施恩者君父之權而執法定罪者臣子之職  
卑府自揣么魔小吏硜守前擬未敢擅改正待恩出  
自上也不謂因此拂憲臺之意謂卑府拘執已見不

遵部例詳揭撫憲至欲與化州分別題請卑府捧畫  
一定擬之檄悚惶無地敢不凜遵但憲臺之改擬于  
前者正憲臺所謂律有可引之條也而卑府之初擬  
則正律也卑府之不敢改擬于後者奉現在之部駁  
現在奉旨依議之部文也而憲臺之終欲改擬者則  
邸報中江南陸二之案未蒙通行之例也卑府細繹  
部駁中有木棍竹竿俱作強盜完結其鐵頭扁挑卽  
係兇器等語是部文畫一具題一語乃欲憲臺俯從  
未議謂之畫一非欲卑府勉順憲命謂之畫一也况  
本案情罪較之陸二一案原亦不符五人七人是數  
之多少不符也撐船之篙櫓私鹽拒捕之鐵頭扁挑  
是器之兇否不符也卑府雖欲仰體憲慈改比陸二  
一案其何敢乎除陳明珖一犯在州病故毋庸議外  
黎亞二等相應仍照前擬伏候憲臺賜轉庶朝廷之  
法以伸而地方之害得除矣

林門世節紀略

戊寅

林門世節紀略者紀林節母盧氏潘氏之大略也盧孺人某縣舊家女年十七歲歸林某明年舉一子某未幾夫卒盧年才二十有二慟哭欲以身殉顧念上有舅姑下有孩孺一死不足以慰良人於地下於是忍死紡績朝夕拮据養老字孤十餘年不少懈已娶潘氏爲婦而某亦學幸有成方期進取不幸又以病卒當是時潘僅一子子僅十齡風霜之後重遭冰雪人謂林氏門戶殊難再立矣而潘克承姑志毅然苦

正人十人景燮

節食貧教子相與茹茶飲泣以綿詩禮之傳無何運  
逢鼎革山海交訐姑媳持橐束縵挈其孤望塵奔竄  
丙戌山居饑勞憂患之極一月之中相繼卽世蓋姑  
年五十有七矣婦年才四十歲也後五十二年爲康  
熙丁丑余提調高涼歲試時訓導信宜儒學林彥邦  
者卽潘所撫十齡之子也十試秋闈老就教職鬚髯  
如雪猶好作詩一相見卽述其祖母及母之苦節而  
泣然以未得旌典爲悲余哀其志爲紀其大略如此  
按國家旌典凡婦人三十歲以前夫亡而守節過五

十歲者例許旌然見有守至五十二歲而里黨公舉  
其節者吏或以五十一歲不舉駁不准行蓋國家之  
盛典往往爲胥吏之所舞弄如此吾南雷師修誌謂  
於婦女之節多不徇旌典而信之名公之誌傳良有  
以也雖然忠孝節義之事父不能傳之子弟不能得  
之師而盧潘闈閣乃能世其節爲一家之光自是天  
生血性同一種子夫豈語言文字之所得與乎吾聞  
彥邦之曾祖諱之鶴者曾以刲股救母蔡氏受旌而  
彥邦悲二母之苦節老而彌篤泣請余文再四不倦

是節孝一脈在林門固自足千秋不朽矣余之紀此  
不亦贅耶

鄒忠介送蔡見涯歸粵詩跋

戊寅

鯉浦蔡見涯司教吉水時鄒南臯先生方里居講學  
相善也已而見涯致仕歸粵先生賦詩贈別辭旨殷  
勤不以顯位盛名輕視寒氈博士兩公風流均堪想  
見其後蔡氏寶之傳閱四代忽燬於火曾孫叔度復  
謁絅菴黃宗伯書之并爲跋語裝成一冊徧求海內  
名人題咏賢哉叔度其亦可謂知所寶矣嗚呼方忠  
介之慍于羣小也朝宁之上似一日不可容其身乃  
奕世而下片言隻字猶爲人所寶如此此何故哉叔

度今方訓導石城從此深思而得之凡所以爲人師  
與所以教諸弟子者寧不在是耶若徒寶之以爲重  
猶名也

吳伯謙六十壽序

戊寅

此中人無可與語趙王佗之言於高涼尤信顧天荒  
久矣終無有能破之者乎余自下車試士於吳川得  
吳子天章天章以高才生充貢英年已考州貳祗以  
奉親不卽赴選猶力期決科爲顯揚計初謁余恂恂  
一書生也近世師友道息苟無所利官不愛士士不  
親官余自分學與時違守高以來因循舊俗苟免深  
文一無所市惠於六城何況天章卽天章亦絕不以  
私相干也而其親余特甚若水淡交三年一日以余

字禹梅也構室讀書至顏之曰景梅軒嗟乎天章吾不知其何所利而如是也去年臘月忽謁余文欲爲其尊甫伯謙翁祝壽問其年曰六十歲也問其期曰某年某月日也問其家世曰戶詩禮而代簪纓也問其學行曰文采蜚聲於庠序而孝友篤實於家庭也如天章言是父是子例固應祝獨念家有雙親年將九十一官萬里未賦遄歸而爲天章之親祝壽慚愧不能措一詞今年正月天章復申前請余謂天章欲以余文爲重乎兵子逢時書生運厄區區科甲原無

與於斯文之數者也而余至以一進士之故見惡當途幾中計典天章而欲重其親夫亦何所利於余文也雖然高涼爲古越裳氏國在成周時重譯方通而今也官與士之所以相親而相愛者乃不於利而於文未墜在人偏落南荒將文治之隆所普被耶抑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耶退之山陽永叔夷陵往往於來遊之士猶三致意焉而况生其地而居其鄉如天章父子者而能不爲之一言耶天運無不旋之理地氣無不發之時高涼而有可與語如天章天荒之破吾

知行有日矣然則伯謙翁自此而七十而八十以至於百年天章方將在八千八百餘里之外登金門而歷玉堂欲常如今日之團樂一室捧觴稱壽正未易得也異時天章其務奉親侍養因相隨覽宮闕之巍峩眺山川之壯濶弔古來戰爭興敗之跡賡一時聲名文物之隆以娛其志以永其天年慎毋如余之困頓粗官流落嶺塞徒陟岵岵而瞻白雲也其可乎

與萬季野書

戊寅

三年之別萬里之遙彼此相思不待言喻小方京回直至去年除夕抵高知近祉安善差慰遠懷吾輩從師問學原無幾人近且彫落殆盡亥秋南雷之變痛心殊甚幾無一人可與之言其幸而存者正當共相砥礪無負師門而聚散無常趨向漸殊非先生毅然歸里力爲主持斯文安得有宗主乎弟今已決意乞養矣高涼之政不興一利亦不滋一弊自謂名利都忘頗稱無罪獨是五馬歸來仍然寒酸故我菽水之



供如未祿仕爲可愧耳便使入都謹附新詩十二奉  
正神與俱馳伏唯照亮餘再悉不一

與姜友棠書

戊寅

弟以岷岵之思文網之懼三載蠻荒竟成俗吏春來  
決計陳情揀供菽水正不以清風兩袖爲慮從此蟾  
山篆水之間尚思作老蠹魚以沒世兩辱惠教末由  
申答爲歉寥寥天下得知已一二人可以無憾然無  
如同時同地而仍不得朝夕晤對也新詩腴質近古  
直如彈丸脫手自是進境然可謂得詩人之樂趣矣  
弟猶欲老長兄再得詩人之苦趣未審然否左公意  
亦甚好而以高涼不成局面再四請益僅得一月之

數弟亦分俸十金共四十金已寄小兒轉致尊嫂處  
收用矣陳留光景若何經久不得一信能於政事之  
餘不廢嘯咏否吾輩相期正自別有所在也臨穎神  
馳不盡欲言

與在京各同年書

戊寅

弟以海濱豎儒垂老一第獲隨各位年長兄先生之  
後同仕京華過蒙不棄飲食教誨情逾骨肉當是時  
但知感刻不知其爲樂也一旦出守遠到越裳絕域  
蠻獠瘴霧茫無一人足與共語回意昔年聚首如在  
天上如隔一世兼以地瘠民窮平生硜守小節不甘  
自墮三載馬牛依然故我雖欲一修尺素與諸君子  
通問寒暄而河山萬里跋涉維艱疎濶之罪真莫可  
逭今以父母年將九袞請假歸養矣從此農夫沒世

毋論報德効勞無有後期卽欲與各位年長兄先生  
把臂快談亦未可必茲因便使入京順附席儀八十  
兩特煩張李查徐四位年長兄代作主人一會同年  
以續舊遊弟雖身羈荒徼神魂已入春明所望諸君  
子不嫌輜褻歡聚崇朝亦如弟在席中則榮幸實多  
也臨楮依依不勝悵望

與張天門書

戊寅

客冬除夕小力京回抵高得接台翰知尊大人老師  
暨年兄諸凡照拂備極真切感銘五內獨憾年兄不  
得留館駭爲怪事然古人若劉東山不願館選近代  
若敝太夫子王宗伯公亦曾散館功名遠大全不係  
此以年兄之門第才華何愁與區區高涼一守同其  
牢落乎萬勿介意遵例赴選二月應得掣籤抑或別  
有所俟耶念之懸懸伏望示知爲慰生草野落拓本  
非富貴中人強顏作守又落蠻荒三年勞辱頓然衰

老二親年將九袞尚因祿仕情理俱違今春已決計  
請假揀照舊時菽水不復以兩袖清風滿船明月爲  
慮矣從此村農沒世望年兄一輩如在天上異時長  
安聚首之樂杳無後期爲之悵快未知年兄亦同此  
心否也尊大人老師前不敢輕候乘間叱名致謝爲  
囑便使附復伏唯寶重不腆伴函統囑相宜轉致餘  
容再悉不一

與田龍潭書

戊寅

計別五載想念殊殷小力京回得接手教遠懷爲慰  
縣令親民之官古人喜得之以抒所學且有行取一  
途三年臺省又得直言天下事原自極榮生以館選  
一席浮沉郎署固歎漫無事事出守蠻荒又以文網  
拘牽事權至不得與州縣比方且以從前之不得縣  
令爲誤年兄何所見而必欲避之耶功名遠大不拘  
一途今亦不必更悔但長安珠桂清署尤艱相念殊  
切愛莫能助如何如何便使入京順附復言不腆伴

函統寄陳相宜年兄處諒必轉達也今年得遂乞養之請從此農圃終身不復得與年兄一輩聚首談心矣天假之緣要未可必臨池神遡可勝悒快

與陳子文書

戊寅

三年之別兩辱惠書不忘故人具徵古道奈蠻荒下吏想望徒深末由報答雖道遠使然匪敢自外而濶略之罪多矣未審神交心照肯原之格外否湯寅翁氣誼如雲不意忽中計典殊爲驚惋所論奇藍端石高涼不見踪影卽問之廣肇亦絕不可得鑒賞家兩眼如鏡不便以濫惡充賦故尚稽報命改志一事撫軍臨行始囑胡都閩寄言不知弟一到任卽行改止矣其改刻者已付王令詒年兄附達未知曾登記室

否近造書院祀從來名宦正在博採輿論借光俎豆  
表章桑梓之先達固是後學分內事也便使入都尚  
札附候不腆伴函勿罪輶褻爲感陳情終養已請當  
事從此霄壤分途未知何日得遂把膺之願臨池悵  
望不一

董母沈太夫人七十壽序

戊寅

韓昌黎謂歐陽詹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將以有得  
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故其父母之心雖有離憂其  
志亦樂則是爲父母者無不以其子之祿仕爲榮也  
然俗傳鉛山費相國身躋台鼎子弟羣從俱縮篆符  
而其太夫人居獨處每當悅旦稱觴輒覺愀然不  
樂一若以不得子孫侍養爲憾豈其性與人殊哉凡  
人之情不得乎彼則以得彼爲榮旣得乎彼則又以  
兼得乎此爲樂也余家自濮州禹州兩公筮仕以後

代困場屋蓋望其子之祿仕也匪一世矣余奉祖父  
之訓幸叨一第以爲庶幾可以博親之歡乃吾父以  
勝國遺民跡疎官署吾母以先朝命婦意倦板輿而  
余以三世單丁終鮮兄弟八年北闕兩載南荒大耋  
之高堂其以不得晨昏之侍養爲憾也實甚萬里瞻  
雲時時歎人生兼得之樂其難如此戊寅二月決計  
陳情戒車赴省而董壻元智稱其尊甫湘雲君之命  
求祝其祖母沈太夫人七十壽辰余忽忽就道於太  
夫人內則之嫻家政之肅門第之高明雖纖悉稔知

而未遑縷述也獨念太夫人舉丈夫子三湘雲山雲  
斐雲俱賢俱能文俱登仕版而湘雲青年掌教績最  
內陞特以親老不赴山雲知房縣有聲覃恩得封其  
親斐雲以明經需次邑宰一門之內或出而祿仕或  
入而侍養堦庭雍睦蘭玉芬芳凡人世之所不可必  
得者而太夫人獨兼而有之此其得天之厚實有出  
於尋常榮辱之外者因爲書此以致其健美之私而  
其所以致此者要亦可得而想見焉吾聞太夫人壽  
辰在仲冬之二日余茲行得請計斯時已達鄉閭定

省二老之餘扁舟鄞郭挈女登堂偕吾湘雲昆季爲  
太夫人捧觴稱壽知吾兩家歲時伏臘盃盒往來以  
娛親志自此始矣夫寧可以歲月計哉

與范筆山書

戊寅

前歲有一札從漳鎮寄至漳浦煩莘學轉致去年夏  
間鄭世兄使至高涼有一札致令郎冬間有一札付  
貴屬經歷司寄上未知俱到否如未到乞爲弟一查  
坦君到高言論風采真不媿乘龍私心健美所媿荒  
陋之邦缺情失禮殊抱歉仄以一二日不可相離之  
友而有數千里之隔加以兩三年之久蠻烟獠霧四  
顧無可與語其縈懷抱不言可知今得細詢坦君始  
如延平名郡終非越裳荒服可比窮愁面目爲之稍



開次公之變痛悼無有已時總亦不忍道及胸次腮  
邊不勝涕洟也弟已決意乞養以不善事上官之人  
而忽蒙撫軍獨知之鑑物色於牝牡驪黃之外堅意  
苦留至痛哭陳情始得感動而猶相與把手流涕終  
若不忍相捨數日內若得藩臺轉詳當可遂願然往  
返時日頗長恐須到七月間方得起程急不能待真  
度日如年也外附銀四兩作次公羹飯又四兩付小  
女收用希檢發尊嫂而下闔署想俱萬福長公何時  
赴選弟苦萬里孤身其視二難之侍側真若天上神

仙矣情難筆盡臨池悒悒

山矣辭職筆盡湖山出典

中憲大夫顯考秦川府君行狀

戊寅

康熙三十有六年歲在丁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先君秦川府君以疾卒于正寢越明年四月十有六日訃至高州先是不孝梁出守得高便道過家意圖迎養而先君以五十年不入城市之身堅不肯行梁不得已而之官兩年夢寐無念不在乞假養親今年二月赴省陳情哀籲得請返高候題欣然不知有暑雨跋涉之勞至署而有自四明來者傳言先君客臘有恙六七千里之遠不見家書徬徨半月憂危成病至是

性兒報至驟聞驚仆嗚呼魂魄已喪尚復何言顧今世俗之欲顯其親者類於苦塊之次敘述行事以乞哀誄之詞罔極難酬未能免俗用是強顏和淚粗書梗槩先君鄭氏諱溱字平子號蘭臯丙戌以後別號秦川世家慈谿之鶴浦八世祖諱子弼力學敦行累徵不出七世祖諱孔明贈奉直大夫與其兄贈文林郎諱孔昭者同居友愛無間六世祖諱滿字守謙弘治壬子舉人歷知道濮二州與鄰邑陽明先生同年交好而論學不務苟同文章吏治推重一時所著勉

齋文集至今人能誦之五世祖諱淙太學生高祖諱棧早世高祖妣王氏以苦節膺旌典曾祖諱尚福號至川親老祿仕由太學生吏目禹州期年投効篤行望於一鄉曾祖妣董氏祖諱之璧字完白十八歲患痘卽世祖妣顧氏孀居七十年而卒父諱啓字伯蕃號榮期孤童力學爲時名士崇禎庚午鄉試主司黃石齋先生定爲魁卷已而副考誤虔他所填入副榜先生面叩所學慨然有此行如寶山空手之歎後以先君貴封按察副使妣施氏封恭人滇沅總兵官施

二華公諱翰之次女也幼有至性長嫻內則爲兩姓  
女婦宗師先君生而穎慧外大父二華公名將儒風  
有人倫冰鑑之目垂髫時卽深加器重弱冠遊庠研  
窮六藉於諸史百家之書無不手披口誦抄纂等身  
副崇禎己卯鄉薦當是時莊烈愍帝心厭科目思於  
太學中儲養人材詔天下副榜之士盡貢成均分堂  
肄業每月朔望試以六曹諸務次日習射每季拔其  
尤者歲終彙薦先君應詔入雍累試冠其儕偶庚辰  
考成大司成擇十八卷上之先君與焉帝閱卷大悅

將以異等擢用會停行取考選忌者大譁臺臣至出  
疏相糾部議以知推用與進士一體行取先君以非  
應詔初意恐爲時局所中約同列之有志者拜疏乞  
歸金陵之役有官權要者折簡相招先君知其爲馬  
阮之私人扁舟出門稱疾亟返會稽之役有薦先君  
具文武才者起爲按察副使時營弁藉餉根括閭里  
騷然先君抗言禁止幾爲所害謝病入山俄而聞變  
先君慟哭投繯封公撫先君背曰汝祖母以十七歲  
孀婦遺腹生吾茶苦數十年唯汝一塊肉耳汝縱不

念吾獨不念祖母乎先君瞿然中止丙戌開科友人  
相邀赴試先君不欲行友人筮之得箕子之明夷先  
君笑曰陳範徃狂各行其志可矣方是時浙東初定  
殷頑未化憑山阻海之徒攘臂功名爭欲致先君以  
爲重先君笑曰吾一生難進易退事已至此父母之  
身肯輕許人乎由是埋身耕讀兵荒播徙之餘授徒  
糊口空江寂寞朝夕不繼先君上侍雙親下課兩兒  
日坐書帶草堂論文談道晏如也平生故交有來爲  
郡邑者艤舟江岸踵門求見先君稱疾固辭督耕不

輟戊戌甲辰連丁內外艱哀痛之極登樓倚戶往往  
顧影無聊已酉秋梁忝鄉薦庚戌冬梁弟暴亡草堂  
獨坐彌悼淒涼然性喜飲酒三爵油油賦詩自娛一  
年之中四壁常滿又未嘗不夷然自得也戊辰以來  
梁官京師視公車往來時定省尤疎先君則與性孫  
唱和郡邑勝流有與性孫遊者時時造門先君不拘  
行輩拈題限韻與之談謔如平交梁官高州先君念  
之尤篤嗟詩成帙名曰廣思錄丙子冬初見寄意精  
句鍊不類老人筆墨方謂期頤可決豈意僅隔一年

遠爾變生意外耶先君嘗感愍帝之知遇奮志經綸  
思雪書生夙恥禮樂兵農具有成畫而一跌不振幅  
巾布袍農樵爾汝泊然若一無所長隱居鄉里言坊  
行表與人交坦夷落拓無城府一時皆奉爲彥方而  
河山吊舊節序傷神溢之毫楮者荆軻述酒方寸中  
五岳隱然故朝耆舊疊遇新恩一封庶常再封中憲  
閭黨誇爲殊榮縉紳傳爲盛事而居常快快如多欠  
缺或謂家傳清白未嘗享一日甘旨之奉世系單丁  
獨子遠宦未嘗受一日溫清之歡故暮景不無遺憾

然先君素甘淡薄庭訓必以大義相誠勉初未可以  
世俗恒情測也方六旬初度南雷先生爲作壽序比  
之袁季源先君不憚七旬壽序又比之淵明然言先  
君終不得與臯羽韶父諸人比謂有不孝梁爲子也  
先君仍不憚夫先生一代儒宗千秋人物俟其論定  
而先君猶視爲不相知之言則先君之心夫豈世俗  
所可窺較者耶所著易象大旨詩經萃雅三墳衍義  
皆悔爲少作晚年有正統萃書明詩二選自謂關係  
綱常遺集則書帶草堂文稿若干卷書帶草堂詩稿

若干卷先君生于某年十月十八日卒時春秋八十有六矣偶患痰喘六日卒之夕猶飯盡二器遺命生不鄉飲死不鄉賢喪葬一遵家禮他無所囑娶吾母施氏恭人明永從知縣廣莫公諱承芳之孫女也子男二長卽不孝梁由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官戶刑二部出知高州府娶婦王氏累封恭人故惠州知府諱猷其曾祖梧州知府諱灝其祖兵部主事諱鼎相其父也次渠娶故遊擊王君諱友銖之女王氏未閱月而卒女三長適故監察御史袁公諱弘

勳之長孫玉鉉次適故布政使馮公諱叔吉之元孫一泓次適故吏部尚書聞公諱淵之元孫肇介孫男一性縣學廩生初聘五河知縣萬君言之女又聘同邑諸生葉君諱之明之女今娶仇氏鄞學諸生仇君雲蛟之女也女四長適戊辰進士延平知府范公光陽之次子之恒次適故巴酉舉人鉅野知縣丘君諱克承之四子豐繹次適辛未進士陳留知縣周君近梁之長子心易次適壬子拔貢國子監學正董君允雯之三子元智曾孫女一幼未許聘昔南雷師爲海

昌陳令升先生作傳云深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梁富貴何敢望陳氏然亦恐先君之心因梁而不自其能無望於當世之立言君子乎痛父悲深念母情切交代得人迫欲就道伏乞大人先生憐其愚悃早賜表微俾梁得匍匐捧歸陳之靈幕文章一道固先君之夙好也精英不散行且含笑矣草土餘生能忘啣結乎不孝孤子鄭梁泣血稽顙謹狀

灌浦鄭氏人物傳序

丁巳

家與國一也國有人焉則國成其國家無人焉則家非其家矣是以古者國之有史也本紀而下若世家若列傳凡王侯將相名臣碩士孝子烈婦以及德行文章技藝之流罔不記載然亦非獨謂一姓之興四海之大千百年之久無此聖賢豪傑者起而經營措拄於其間遂令上天下地之中寂寥無色也書其善者以爲法書其不善者以爲戒是非美惡之間所以爲後世訓者其意至深遠矣家與國一則家之有譜



與國之有史亦一第史以明王法而譜以敦宗諡明  
王法者有勸有懲褒貶並彰而敦宗諡者則不便於  
刺譏有爲親者諱之義焉然不諱其惡者非一本之  
情有善而使之湮沒不傳亦後死者之責况吾家自  
安仁府君而下三百年間或學希聖賢或功被民社  
或文名庠序或行高鄉黨合而計之固不可謂無其  
人乎予故倣史之列傳取一族之賢者敘其行事加  
之論贊名之曰人物傳而其間崢嶸一時者容有所  
不錄貧老無聞者或時得而與焉則以親親之譜而

寓賢賢貴貴之意褒貶勸懲又未始不與國之有史  
一矣嗚呼俗流世敗執人而責之以古聖賢豪傑曰  
爾胡不如彼固恬然不爲怪也舉其祖若父而示之  
曰若亦貴爾何賤若亦賢爾何不肖縱自暴棄其能  
頑然無動於中已乎

灌浦鄭氏人物傳

丁巳

始祖諱毓字秀甫未詳其所自出當宋元改革之時  
義不出仕隱居灌浦自號安仁居士訓誡子孫積德  
以待世運之清至今灌浦猶名安仁里云

梁去公十三世四百餘年恨無從識公逸事也然  
考元大德九年吾家以水鄉富戶補克沿海竈役  
至辨納鹽課一百餘丁公殆古所稱素封者與及  
考洪武丙辰公之孫仲徽建承訓堂楣間壁上皆  
書祖訓以志不忘則公又不獨區區素封者流也

昔廬陵安德里以歐陽儀居之遂名儒林吾邑鳴  
鶴鄉亦以虞九臯之所居得名而公安仁之號至  
使後人以名其里然則流風餘韻雖百世下不猶  
可想見乎

天秩字興禮又字興善質性凝重勤於耕讀與其兄  
天叙友愛無間言生子三伯實仲徽叔厚

舊譜中不載公行事然相傳洪武十四年吾家始  
分爲七房則終公之世未嘗與其兄析產異炊也  
已而見正德四年玉泉公重修下泥菴序云吾祖

省二府君當元祚繹騷不嗜仕進構廬於灌江北  
際下泥之澣迎翠環碧林木岑鬱居之以避囂絕  
塵卒後葬於其澣北之隅而子姓遂以其屋爲祠  
則是今之雅宜菴實公之所創也然玉泉公延僧  
法亮住持本以祀公而正德七年素菴公又有重  
修下泥菴序則云吾宗建立下泥菴百有餘年矣  
落成之後不惟子孫得以世守而修行者實免遠  
行之辱是公祠之變爲佛宇實自始也二百年來  
世遠事荒無復有知爲公祠者而流俗傳訛至指

爲夏二故居余竊憾文獻之無徵故附識之於此  
以俟後之欲聞公隱德者庶有所考云

仲徽天秩第二子起家勤儉致田租三千餘石與從  
子子璋同建承訓堂嚴祀祖宗好賢禮士望重一鄉  
不幸以弟叔厚被誣事株連逮戍宜良所洪武庚午  
卒于雲南

子璋希聖長子坐不舉仲徽子子玫逃伍事謫戍貴  
州清平衛其赴清平也貽書戒子曰吾後萬一不諱  
汝四人毋狎私語毋縱荒逸毋學賭博毋好爭訟毋  
以力加諸人毋以財驕諸已毋近小人毋遠君子毋  
悖禮義毋忽詩書毋墜厥宗之緒抑毋昧吾之語而  
生貳心汝能遵之則吾雖死猶不死也

子翊字拱廷希昊次子工詩賦善草書永樂乙酉詔  
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公名應禮部試優等給冠帶觀  
政戊戌預修天下圖誌甲辰選知豐城縣事縣居南  
昌上游當交廣之衝地大政繁號稱難治公至潔已  
愛民興學禮賢士庶悅服胡公儼嘗以知政之務稱  
之九載秩滿當遷百姓詣闕乞留乃命食知州俸復

任正統間以疾致仕邑人祀之名宦祠居家讀書談  
道教其甥趙暕龔澤皆成進士有名所著有半古文  
集若干卷

明設名宦祠於學宮所以祀守令之賢者甚盛典  
也乃未幾而賢不肖叅焉又未幾而有志者且恥  
列焉牌纍纍而座比比識者歎其濫已極矣然余  
嘗考豐城縣誌三百年間爲令者多至七十有五  
人而祠名宦者林躬之後惟公公之後止六人耳  
蓋是非之公尚有存於一邑者孰謂宇宙間直道

有時而泯哉

子玳仲徽第三子字君昂博學多才永樂乙酉與從  
兄子瑚同舉賢良試禮部優等送入太學觀政凡差  
遣幹辦俱有功以偶失欽限降授江西王府典儀在  
任三十年告歸同邑陳公敬宗嘗題其像曰翹翹乎  
鄧林美材矯矯乎崑山奇樸驟馳矩矱之文研究聖  
賢之學仁義克乎丹府恩詔出乎紫宸昔爲江浙之  
名士今作藩府之蓋臣

陳公敬宗明室名臣也豈妄許可人者哉而其贊

公者乃曰研究聖賢之學又曰仁義克乎丹府則公爲人從可知矣遭時明聖而區區以一王府之典儀終其身豈洪宣人材衆多固若此耶抑士之懷才抱德而不盡其用如公者固不可勝道耶天也命也吾於此尤信

子弼仲徽第四子醇恕簡默動必以禮子弟見者無不斂容里中有竊盜而過者公識其人盜悚懾伏地公諭之曰汝貧至此吾弗汝執第去後弗復爲也明日盜恐覺以厚賄賂公公麾卻弗發其奸盜竟知改

有族姪婦新孀意欲他適恐爲公所阻密以地來獻公卻之曰吾不能撫爾尚忍欺孤寡受爾地耶自是不敢復言其立心忠厚類若此永樂宣德間嘗三舉賢良方正不應

萬石君家以馴行孝謹壺遂以深中隱厚見稱於司馬遷至今人知慕之如公者豈非其流亞歟吾聞公六歲而父謫戍育於二嫂及長事二嫂如母又他事類麾金卻地者甚多而世遠言龐不得司馬之筆以拾之臨楮遐思不能不爲之憮然

子瑣字子賓仲徽第五子爲人清素淡薄好讀書優游田野不屑仕進常名其所居之室曰江郊漁牧同邑陳公敬宗高其行誼與之友善

余嘗讀陳澹然江郊漁牧記其言公之漁牧也曰春雨初霽夕陽在山江郊遠近之際牛羊散亂鵝鳧呼鳴而漁舟釣艇浮沉上下烟波雪浪之間於不是時也子賓觴酌旣終賓友初退乃遂葛巾藜杖散步於郊原之上逍遙於江水之濱聽漁歌之互答聆牧唱之相諧意適神怡陶然以樂蓋謂公如古之人託名寄跡以得其樂而不圖其利者也三復其文令人慨想者久之

德馨字似蘭子璋第四子宣德乙卯由廩生應制貢入太學正統甲子授廣東海北鹽課提舉司提舉六載考績卒於京邸

吾鄭氏之居灌浦也久故間見於諸名公文集中者皆曰灌浦鄭爲慈谿衣冠右族然滄桑兵火文獻無徵明以前實無可考自永樂間拱廷公兄弟以人才徵而公復應制貢太學彬彬始以文學顯

矣當是時吾灌浦之鄭有名道同者永樂庚子歲  
貢爲教諭又有名旭者正統壬戌由廩生應制貢  
太學以直言忤時宰告病而歸皆與公爲兄弟行  
而道同之從兄曰敬良旭之父舉賢與弟舉觀一  
時並有聲庠序以非吾安仁府君之後故不特爲  
列傳然而灌浦之鄭盛矣

孔文字德實子耿之長子博學能詩爲邑大賓嘗慨  
譜失於火採從伯父拱廷公遺言葺成譜畧仲子鑑  
補邑庠生有能文聲

孔昭字德潛號遁菴淳朴有至性與其弟孔明克敦  
孝弟雖年老每遇父母忌日輒相對流涕嗚咽不止  
子弼之長子也

孔明字德亮子弼次子淳篤孝弟行必矩步坐必端  
膝雖遇承平之世不樂仕進惟適情佳山好水而已  
公以狂疾沒於江真吾子孫所不忍道也及讀公  
之孫隱川詩序云曾祖而下咸有所作歷年旣久  
盡皆湮沒誠可傷也則公之言亦且不得傳於世  
矣何天之毒於公如是哉然世傳公爲西壩水神



至今土人祭祀必祝鄭老相公蓋有德而裔其福者其英爽多不沒云

鍾字廷用德馨第三子以字行天順間舉人才禮部覆試以才德俱優授梧州府經歷潔已惠民聲譽大著適流賊犯府治相戒曰是來惟搜貪汚吏經歷清廉不可有犯一時郡邑吏及朝使之過梧者皆奔入公署得免事聞特旨陞知寧陽縣事丁內艱終制改知直隸獻縣事致仕民立生祠祀之

語云仁者必有後如公豈非仁者哉盜賊信之士

民祀之此必非以聲音笑貌爲者然不數傳而不祀忽諸吾宗族中至莫知有公矣豈廉吏固可爲而不可爲乎將公之靈以爲子孫不如吾桐鄉之民乎世而有天吾不能爲之解也

鐵字至剛鍾之弟以才諳辟爲浙江都司從事成化丙戌從李襄城瑾征都掌山巒有功欽授鎮撫

鎬字仁卿希哲之曾孫舉成化乙酉浙江鄉試授上杭訓導德教大行陞寧德知縣縣有銀鑛額解銀數一定而所出時有盈歉爲令者盈則入已橐歉則令

百姓賠補以故領解者多致傾產爲邑大弊公蒞任之年銀大發卽爲儲所餘以備不足在任六年絕不染指百姓德之爲立生祠焉閩書名宦傳云公字貴之清謹仁明百度振舉崇重學校培養士氣

吾族之以科名顯實自公始聞其罷官也以拒權貴請託故位畢職小居然良吏倘亦所謂不愧科名者歟宜乎詩書之澤沿及數世也

鉉字廷器號玉泉孔昭第二子舉成化辛卯科浙江鄉試弘治庚戌揀選授壽寧知縣縣在萬山中俗信

鬼畏巫有神廟當縣治前正門爲之不啓公至命闢門立棄其像如束芻一時士民駭服作崇正歌紀其事辛亥丁外艱服除補知豐城縣事勤於政事百廢具舉邑人繪圖頌之以忤上官朝覲時告老致仕何喬遠閩書稱公爲縣不尚刑威以安利生民爲本奸宄畏而善良悅士類翕興云

觀公所爲殆一強毅守正人也世徒以其宰豐城也民之愛之不如愛其族伯祖拱廷公之深故不免有優劣之論夫善政善教畏愛殊途久矣然而

火烈水懦亦時則然也否則趙張卓魯何以並稱  
漢世哉西涯學士謂其緯有政聲夫豈誣歟

鏞字廷美改名滿字守謙號勉齋孔明第二子博學  
喜談經濟力闢浮屠老子之說以斯道爲己任爲詩  
文淳古淡泊得宋元作者遺意年二十七以儒士受  
知劉公大夏舉弘治壬子浙江鄉試與餘姚孫公燧  
王公守仁等齊名明年會試房考以公文爭元不得  
置副榜首名公念母老無以爲養就職臨清州學正  
教育生徒多所成就乙卯同考南京鄉試取王昶等

二十六人號稱得士九載秩滿冢宰馬公文升考公  
第一陞知道州招流民興農利痛革兵隸胥徒詰捕  
需索之擾癸亥丁內艱服闋補知濮州時流賊劉六  
劉七剽掠山東所過殘破公繕垣募守躬冒矢石以  
禦之民賴全活正德辛未乞致仕公爲政務敦教化  
美風俗故其在道州也首復濂溪書院序刻其遺文  
其在濮州也條示文公家禮以爲四民式至立鄉學  
請教讀籍各寺觀田租供贍之俾訓鄉子弟之秀者  
所著有詩經講義勉齋詩稿文稿若干卷

梁伏讀公仕臨清時課士策問數十條及上巡撫  
論地方利病諸書所言者皆明體適用之學也公  
豈無意於世者哉使其遭時遇主動名當不在成  
弘諸大臣下矣康陵卽位僉壬亂政見幾勇退強  
年解組而天又奪其壽李公堂誌公之墓所爲以  
弗竟其遠且大者爲惜也

重字本弘號素菴亦號靜菴德馨長子籠之子也成  
化戊子舉浙江鄉試第六名主考刻其文以程多士  
一時稱爲名家乙未中謝遷榜進士授知邳州用才

優調繁改知通州九載擢南京刑部雲南司郎中預  
纂修成化實錄連丁內外艱服除補任尋陞長沙知  
府以剛直忤吉藩左遷高州知府致仕公性端重多  
問學知識深遠居官廉潔有惠政所至民立生祠祀  
之其歸老灌浦之濱也閉門拒囂日與詩書爲侶興  
至景適則徐行朗吟同邑周克敬旋稱其安義順命  
無物足動其心享年九十而卒

仁者壽非獨以其靜也好生之德協於帝心故壽  
也及觀鍾郎中潛誌公之墓敘公訊汪直事毅然

執法殊不類好生者而壽踰九十何哉仁者之勇  
其利溥也然吾族固多壽者雍九十圩九十七經  
九十四尚言亦九十七尚道亦九十邦九十八維  
義九十九其他年近九十者不可勝數豈必無一  
不仁者耶是又有不可得而知者

勝字本良德馨之孫由貴州清平衛歲貢授四川劍  
州訓導陞湖廣南漳教諭告老家於南漳

南凡公作鄭氏簪纓傳獨不載公然載一名玉字  
溫其者成化間以貢任南漳教諭考之舊譜實無

其人豈卽公耶然公仕南漳在正嘉間又非成化  
舊譜中有贈鄭公之蒲圻詩係吳學士惠羅御史  
縉所作計其時味其語意似贈公者豈公任南漳  
後又陞蒲圻知縣乎然譜明言公告老家於南漳  
則任蒲圻者又是一人嘉靖十一年公又重修宗  
譜序載在譜中此余十餘年前所見者近得一譜  
又書別支人名字於序後豈公竊他人文耶抑他  
人竊公文耶舊聞荒落遺獻無徵不獨吾一家一  
姓然也與言及此爲之太息

周鍾之長子成化丙申以譯文生授鴻臚寺序班庚子丁內艱服除絕意仕進徧遊天下名山不知其所終

孝子耶仙釋耶嗚呼異哉

深周之弟禮部儒士授中書舍人預修國史食翰林院俸弟濟滂皆勤學能文滂與濟之子文舉並有聲庠序

余嘗見邑前輩馮原孝忠松樵集有送鄭廷用南還詩末聯云南還且對雙雛鳳翻覺淵明未可儔

蓋指公兄弟也原孝工詩文慎許可其言如此知公必有以當其心矣不幸絕世逸事無傳可憾也望宇希道號松臯鎔之長子天性孝友有詩名子浩然字養吾號義齋補邑庠生嘗爲宗長嘉靖庚子家譜其所修也

稜字本廉號友山鎔弟銓之子性倜儻善談論初習經史晚業軒岐嘉靖初年授太醫院吏目京師翕然以名醫稱之

吾宗不遇之士多隱於醫公而外有可稱者子朝

公之五世孫熙仲徽公之六世孫球字文器吾至  
川公之庶子之璠字季良皆能挾其術以全活人  
然皆以不汲汲於利棲遲鄉里名亦不著而公獨  
遊京師爲當世王公大人所急至能以其術用於  
朝廷匪獨其技勝也語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伏處巖穴之士名湮沒而不彰者不可勝道獨  
醫乎哉

雍字本和號肅菴別號赭江仲徽之五世孫爲人勤  
儉誠篤善居積晚年以貴雄鄉里生子三長珠字文

華號庸溪長汀主簿次瑞字文慶歷官倉大使驛丞  
季瑛字文彩福建倉大使皆有能名而庸溪操履尤  
潔庸溪亦生三子長尚岐字宗文郡庠生次邦佐字  
宗良丹陽驛丞季邦彥生某某生雲錦字心全忠厚  
有本和風爲郡飲賓年八十有九而卒壽比本和縮  
一歲

公生成化卒嘉靖當國運承平之會值家勢盛隆  
之期故所得於天者其厚如此物盛而衰後嗣中  
微而庸溪之後心全子孫獨多由其父子有以培

之也彼子孫食先世之德輒自謂材力所致而不  
思有所積以傳後人者視此可以思矣  
涓字本陽號隱川亦號古隱孔明子鑿之長子幼不  
慧隨祖母余宜人育於叔父勉齋公官舍勉齋公教  
以文公小學家禮輒能躬行之長通中庸語孟及太  
極圖說西銘正蒙等書抗言排斥佛老以性簡亢不  
能爲世俗屈躬耕養親絕意科舉種菊北簷栖遲玩  
弄足不入城市者四十餘年然耒耜之暇橫經讀史  
凡天文地利兵法古今政治得失成敗之故罔不悉  
心講究爛熟融貫似非無志當世之務者治家以禮  
冠婚喪祭皆遵古制所著有家傳家規舒情稿隱川  
稿若干卷

吾宗三百年來以文學顯於時者多矣然求其稽  
古力行爲詩文雅馴有法度如公者指未易數屈  
也而反栖遲畎畝以布衣終翁按察素銘公墓石  
謂蒲輪禮邈不試當路蓋亦惜其生不遇時不獲  
表見於斯世也雖然歐陽永叔詩曰梅窮獨我知  
古貨今難賣又曰才大名高乃富貴豈比金紫包



愚痴公隱於詩者其亦聞之熟矣彼區區腐鼠又何足爲鳳凰嚇哉

淑字本善孔昭之孫好讀書孝友溫良爲宗族所親愛

淙字本宗號如江鏞之子德性溫雅行檢端方年十九補郡庠生郡邑士大夫莫不嘖嘖稱爲佳公子尋援例入太學期滿歸養有司檄赴京候選以母老不仕已而疾卒

公生而溫恭恂恂若處女然垂髫能文面貌如玉事其母又至孝一時識者無不敬慕李鄞江銘濮州公墓石所稱遺孤清肖蘭茁其茁者是也遭家多難強年早卒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悲夫

澹字文淵號友竹德馨之曾孫性豁達多謀畧補清平衛旗軍勦流賊有功以小旗陞總旗正德間又征香灑寨有功陞本衛前所世襲百戶後以子貴封文林郎加封至武畧將軍飛騎尉又封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所著有天然洞集閒吟集及灌江鄭族真源若干卷

吾宗多文學而公獨以武功顯然公好學能詩豈  
真武夫健卒哉吾聞其告老而歸也子南江公亦  
致仕家居公性喜豪華營第宅創池臺日命南江  
公烹肥擊鮮置酒高會客偶不至則父子自爲賓  
主伶歌優舞管絃絲竹之聲震動江村葢席先世  
之德當天下承平故一時翕赫如此盈虛相嬗公  
鬼忽餒迄今過其故居荒烟野草悽然心目乃知  
樂不可極欲不可縱也悲夫

煦字文和希哲之五世孫少習舉業長辟從事正德  
間授贛榆縣簿管馬解漆賑飢皆爲上官所褒獎以  
性耿介不能事諂媚告老歸所有產業悉分給諸弟  
弟文中文亨亦皆孝友不計生產文中號赤峯善丹  
青寫人物逼真文亨字時泰補邑庠生累試高等爲  
郡邑名士嘗與養吾翁同修家譜

吾玉泉公之第六子名瀚字南川者天資高邁博  
學能詩遊京師爲名公卿所推重其寄文和以詩  
也有曰直道難容今古賢方知清白有家傳高風  
直許淵明伍矮屋寧邀張彖憐則公之爲簿有非

世俗區區爲貧者比矣乃鄞邑聞石塘淵之贈公  
以文也顧鰓鰓焉慮其立異之過由此推之天下  
之累官顯要者其必有同流合污之術哉  
起莘字時重號赤山仲徽六世孫篤志舉業少有盛  
名補府庠生

梓字良材渭之子資性明敏遵父訓讀書不求應舉  
爲文章古雅有大家風度家貧授徒餬口弟子有以  
文學名者所著有續家傳一卷及雜文若干篇尚存  
明自北地信陽以豪傑奮起爲古文詞天下不學

之士從而效之規章模句剽剽割裂而大家之法  
亡矣嘉隆之世人知場屋無復問學紛紛應酬之  
篇徒拱捧腹公居草澤無時名然所作淡而旨質  
而不俚不爲惡習所漸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析楊  
皇荇中之太音也蓋吾勉齋公生成弘盛時讀書  
好古以文章之法傳之古隱古隱傳之公家學淵  
源如此彼後生小子曾無授受一旦倖取科第而  
遂欲以文名天下者視公不可愧哉

尚忠字宗夏重子煒之子補邑庠生隱川公所謂此

善人今難得者也

余不及見公行事然吾古隱公不妄許可人者也  
子賢且貴詩書之澤五世未斬厥有由矣  
尚寧字宗德德馨之五世孫性孝友與人交慷慨特  
達爲文章學博而詞贍教授生徒多所成就  
舊譜中惜公數奇不售於有司而以其少子字懷  
字虛臺者得補諸生爲幸然虛臺有文無行貧老  
絕嗣而公子孫亦竟以是微蓋積之之難敗之之  
易固如此也可不慎哉

尚文字宗會德馨之五世孫嘉靖甲子由南漳廩生  
歲貢任汝寧遂平教諭

尚經字宗道號南江澗之子年十九舉雲貴鄉試第  
二名膾畧智謀高出人表初任益陽知縣祈雨戢盜  
蠲贖賑荒政聲大著世廟幸承天供億有方民以不  
困庚子欽取入京以出身非進士不得陞臺省外補  
澧州知州尋陞梧州府同知轉王府長史性至孝事  
其父友竹公甚謹當其致仕家居也年已六旬矣父  
或躁怒輒長跪請罪父或繼之以撻起敬起孝愈自

引慝平生善吟咏父子兄弟相唱和所著有南江文集

公之舉雲貴鄉試也爲嘉靖乙酉是歲吾鄭氏有名潤者舉浙江鄉試有文名歷官至同知而卒潤之父曰岳弘治癸丑歲貢伯父曰岑字子高景泰庚午登鄉薦甲戌成進士仕至山東右叅政家勢之盛大畧與公相似今去其時一百五十三年矣公已不祀而潤之子孫亦僅有存者又何其衰之相似耶榮枯代謝天道固然余特恐其非安仁府

君之後無人紀載遂至湮沒故附論之俾後之興者有考焉

一蘭字元芳號岐南稜子泰然之子幼孤奉母訓尺寸不敢踰長受業顏冲宇鯨言坊行表故人雲間唐本堯分巡守於寧紹台不以一私干其執義多此類萬曆乙酉由廩生歲貢任歸安縣學教諭

公顏冲宇之弟子而南凡公之師也至今人稱其有學行宜哉

鯨字龍仲又字宗化號海門仲徽七世孫弱冠補邑

庠生累試高等奉母至孝終其身無過言過行  
吾族南凡公以道學自任視世人無足當其意者  
獨至於公則嘖嘖稱之爲名教中人作文贊之要  
亦可以想見公之爲人矣

尚清字宗直仲徽之七世孫垂髫讀書卽以敦倫砥  
行爲志廣陵李少師春芳重其學行迎爲館師歛以  
上賓之禮公辭色不少假借專父孝財物之入皆公  
諸弟其子或有違言輒怫然曰我先有弟後有子子  
吾子也弟吾父子也吾豈以已先父哉見族黨中有

嗜利蔑義者必面黜之終身不與爲禮

余生也晚不及見公古人之風然據南凡公孝義  
傳中敘述如此真可以廉頑而立懦者也世運江  
河吾宗之澆漓極矣安得如公者起而砥柱之  
州字宗伯仲徽之七世孫補鄞邑庠生學行醇謹稱  
一鄉善士

吾仲徽公之後爲諸生無過失者公與海門公二  
人爲最今不一二世而其子孫皆衆多無他支絕  
續衰微之狀孰謂積善必無餘慶乎

明佐字魁石渭弟治之孫隨父棐育於外祖家因以  
鄞籍袁姓中萬曆丙午鄉試

生異姓歿無嗣區區一舉不沾一命之榮公真不  
幸哉

尚福字順伯號至川淙子棻之子幼而恂恂長而魁  
梧奇偉由太學生任禹州吏目朞年恥以五斗折腰  
遂致職歸名其所居之室曰易安齋日與郡邑名士  
暨姻族之賢者飲酒焚香不問戶以外事聞人窮困  
則多方周卹之或以橫逆相加恬然不校初無幾微  
見於辭色蓋寬厚溫恭爲鄉族之冠云

公之生也以遺腹族人利公家財者羣來驗視歲  
莫天寒凍死復甦當是時勉齋公之祀不絕如綫  
矣幸公生而特達長益積善累仁而吾家賴以不  
墜迄今長老道公遺事未有不嘖嘖歎盛德者吾  
子孫可不思所以紹述之哉

維學字敏之號遜齋尚忠長子爲邑庠生學使者累  
試高等不第孝於親友於兄弟一言一動必以禮與  
人交惻怛誠懇雖陌路無不肝膽相披欲其同歸於

善外王父鍾郎中潛也仕南都時外大母以五百金私授公公辭不受其廉介類若此

南凡公著鄭氏孝義傳言公師葉左金先生獲聞陽明之學葉左金吾不知其何如人矣第見世之爲陽明之學者自謂有得純任自然甚且行檢不修而尚云神感神應何公竟不然乎識者謂陽明之後不失其傳東廓念菴耳公雖不能及已意者亦其徒歟

卿字汝僑號乾山初名維寧字安之尚忠季子嘉靖乙卯舉浙江鄉試第一越明年丙辰成進士觀政兵部以性亢直不能媚權貴忤同邑學士袁煒不得授職而歸未幾疾卒子雲巖字復山邑庠生孫繼祖字楚亭貴州貢士崇禎間授羅山主簿陞雲南府經歷有明三百年吾鄭氏以文章魁兩浙者三人故至今谿上有三解元坊云而公則吾安仁府君之裔也一名真字千之與其兄駒以古文詞名世洪武壬子舉鄉試授臨淮教諭賦菊綻西風露脂風葉詩稱旨陞廣信教授所著有四明文獻集傳集說



集論及襍著詩文六十卷一名維桓字公圭永樂  
間與其諸父讓同舉甲午鄉試同登乙未進士又  
同爲監察御史以奉天殿災直言時政得失謫死  
文趾而公後起負氣節謂宜遠過於前之人乃竟  
以忤權貴鬱鬱不得志以歿此非公之不幸而吾  
宗之不幸也雖然夫豈獨吾宗之不幸哉  
維中字用之煒子尚恩之子天性朴厚渾人我忘得  
喪弱冠補郡庠生家貧授徒餬口然從子輩不能婚  
者皆爲之娶

南凡公有鄭氏醇德傳獨載海門公與公二人有  
以哉

光弼字右君號南凡鐵曾孫尚善之子友孝正直言  
動不苟潛心理學慨然以聖賢自期萬曆戊午由廩  
生歲貢授餘杭訓導尋陞安吉學正居官清介待士  
端嚴後陞廣西太平教授以道遠不赴居家著述足  
跡不至官府門弟子有仕顯要或來守郡邑者未嘗  
以私事相干知公者或相贈遺苟違於義一介不取  
所著有易繹詩會禮纂四書緒言慈湖大訓訂全書

抄易傳刪永孝編孔廟禮樂考解發全帙等書凡若干卷學者皆稱爲南凡先生其卒也祀之慈湖書院公之學聞龍溪之風而起從慈湖遺書入手故所見空濶無際觀其言克己曰一真湛如萬境俱徹可見矣然公窮經不遺餘力如修誌寧海邵金暮夜等事又甚類曲謹者之所爲蓋子靜之徒踐履篤實固考亭所許也近世以時文講學者繫籍聖賢掇糟拾粕聾聵者從而附和之至紛然詆江西爲告子辟新建如竺乾非不自以爲朱門學脈也

及考其行事則有公所不爲者矣騰口說而不務實修紫陽之籓籬毋乃反爲此輩所挾破乎波靡瀾倒吾竊憾公不生於斯世也

維城字五雲子玳之七世孫補邑庠生淳朴有古風之玉字德如號南霍尚福長子補郡庠生積學有文名婺越之士皆來負笈從遊嘗開澄心堂授徒絃誦之聲聞數里公顧以能文自負視取科第如探囊物茫然不解治生爲何事讀書之外樗蒲而已塲屋困頓晚歲飢窮生養死葬至不能給平生喜學書常與

姜太阿應鳳太符應麟遊二人者皆有書名而公小楷精緻實過之

六藝之中書其一也吾族自拱廷公以草書名當世其後遁菴公之季子鑽精於楷子璋公之曾孫達字本亨者精於草至剛公之孫熟字文純者精於篆素菴公之六世孫承誥字綸如者精於八分雖所造各殊皆有法度可觀而公之楷則當與拱廷公之草並傳語曰技進乎道余謂不進乎道未有可以言技者也余嘗見素菴公遺筆未嘗以書

名者也而妙處自有顏蘇遺意乃知雅俗之辨固不在筆也

雲揚字振乾維學次子慷慨喜任事雖艱危不避與其兄雲章俱補邑庠生

道隆字五磊尚清之孫補縣學廩生累試首選浙東西士大夫家爭延致爲師不幸早卒

允森字弘業孔昭七世孫歸安縣學生有文名早卒啓字榮期號伯蕃祖尚福父之璧以遺腹生孤童力學聲譽遠出及長長身修髯聲欬如洪鐘見者無不

敬畏爲人剛方易直與人交不設城府崇禎庚午以  
府庠生應浙江鄉試主考黃公道周取公卷填第一  
十四名而騰榜時忽失之比覓得榜已發矣乃歎息  
置副榜鼎革以後絕意科舉兵塵獄事賊氛旱災家  
日貧落然伯叔父母諸從弟及外家之喪猶竭力爲  
之營塋晚精地理家術留連山水以自娛用子貴封  
中順大夫贊治尹按察司副使

梁嘗讀公丁卯科鄉試落卷策中言及曹節仇士  
良有司輒黜不復閱方是時魏奄專政浙之主考  
發題闖入奄姓以媚之而公直言如此使公立朝  
其氣節豈在楊左諸君子下哉天命改革吾父意  
在巢由公終不以寒餓炎涼欲奪其志課耕教讀  
處困如亨莊定山示兒詩云分付諸頑須汝是菜  
羹休顧老夫難公之心殆卽定山之心乎宜黃先  
生歎爲成就卓卓也

來寵字德言號九如雲揚長子邑庠生其爲人也言  
規行矩不識人世有傾側濫詐之事  
紹伊字于莘又字衡甫維中之孫邑庠生爲人坦率

剛直負意氣重然諾文筆雄健深嫉世之富人作萬  
戶侯傳譏之晚年喪子得心疾忽忽狂走已而祝髮  
爲僧詩篇偈語信口而成皆自鳴其所不平者  
余生於崇禎丁丑十二月初五日巳亥寅時天黎  
明公卽來賀時寢門未闢公赤身手一油瓶從門  
隙中厲聲曰東邊有個挈油瓶挈油瓶者俗以呼  
隨母來嫁之子東邊者指小一房也祖母時時爲  
梁道之及長家大人又嘗爲梁言公之學行而惜  
其不遇且得狂疾以死天道無知卒斬其祀哀哉

承誥字綸如號省菴重之六世孫性坦易寬和好學  
多技能草書八分篆刻印章皆有法度嘗從伯蕃公  
受舉業補邑庠生與其弟廷誥字綽如者相友愛出  
入居處必偕財產無爾我晚遭兵火妻亡子歿子婦  
去幃依弟以爨弟亦不以貧故有辭

梁生雖晚然猶及見吾兩伯父盛時也伯父家故  
饒於財慷慨好施予貧而貸者未嘗責其必償日  
潔庭宇陳書畫栽花種竹飲酒賦詩擊鼓吹簫以  
爲樂民之情僞罔聞知也中更世變寇竊盜攘加

之回祿矮屋數椽風寒雨溼笑笑二老相依以居  
子姓散之四方間或歿歿故交舊遊屏跡不至人  
情等爾寧不改心易行而兩伯父言笑意氣如平  
時今年皆七十餘矣顏貌克然絕無衰老之態意  
古之所謂不改其樂者不過如此豈其亦有所不  
得於中而然耶抑人之度量相越固遠也

來聘字可任號白原又號太衡年二十三舉萬曆辛  
卯科浙江鄉試有文名希哲九世孫雲衢之子也

吾少時及見公孺人之喪貧無棺拆樓板以殮蓋

